



地

工

物

蔡成
V 著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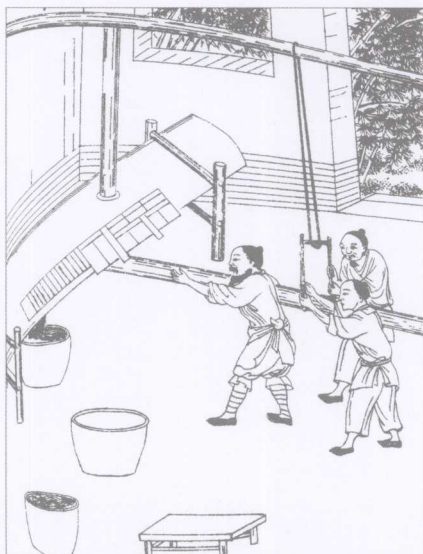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蔡成 著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地工万物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 蔡成著. — 上

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1

ISBN 978-7-5426-2427-7

I. 地… II. 蔡… III. 民间工艺—简介—中国

IV.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1426 号

地工开物——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著 者 / 蔡 成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王丽娜

版式设计、制作 / 王丽娜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1

ISBN 978-7-5426-2427-7/G · 812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 4 前言 雕刻渐行渐远的时光
- 9 打铁：铁打的铺子，流水的时光
铁器打造工艺
杂碎：打铁铺成了文化景点
- 17 补锅：手拉风箱呼呼响，火炉烧得红旺旺
铁锅热补工艺
杂碎：40多岁的补锅匠买了17岁的老婆
- 24 杆秤：天地之间有杆秤
杆秤制作工艺
杂碎：秤砣就是老百姓
- 31 手磨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手工制豆腐工艺
杂碎：豆腐味美胜燕窝
- 38 芙蓉镇米豆腐：我吃了刘晓庆的豆腐
米豆腐制作工艺
杂碎：米豆腐是豆腐的近亲
- 43 冥钞：七月半，鬼门开，阴间先人取钱来
冥钱制作工艺
杂碎：揣着冥钞上路
- 49 竹器编织：篾片在手指上舞蹈
竹器编织工艺
杂碎：竹篮打水不落空
- 56 木器打造：在寺庙里砍砍杀杀
木器制作工艺
杂碎：一个三心二意的木匠
- 63 茶叶：南方有嘉木
农家柳眉茶制作工艺
杂碎：一条道走到底



- 70 泥瓦：鱼鳞瓦上的乡愁
鱼鳞瓦的制作工艺
杂碎：拾起一片碎瓦打水漂
- 78 铜碗：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铜碗工艺
杂碎：铜星点点串起一把沧桑
- 84 罗盘：命运之盘
罗盘制作工艺
杂碎：罗盘成为一种装饰工艺品
- 90 阉匠：一刀辟开生死路
阉割工艺
杂碎：汉武帝是个大阉匠
- 95 坛子菜：用盐腌泡的日子
坛子菜制作工艺
杂碎：坛子菜成为民族风味
- 100 纸扎：开往阴曹地府的地铁
纸扎工艺
杂碎：最短命的艺术品
- 105 弹棉花被：地上流云
弹棉花被工艺
杂碎：“黑心棉”是个新词语
- 110 屠宰：死猪不怕开水烫
屠宰工艺
杂碎：日本鬼子是天下最凶残的屠夫
- 117 榨油：何胜清和他的榨油坊
榨油工艺
杂碎：手工榨油作坊必将淘汰



- 123 铕药：一鸣惊鬼不惊人
铕药制作工艺
杂碎：你吃了铕药啊
- 128 活字印刷：一个萝卜一个坑
活字印刷工艺
杂碎：雕刻具有灵魂的生命
- 136 剪纸：眼花缭乱的飞翔
剪纸工艺
杂碎：活色生香的艺术
- 142 佛香：一炷祈愿万里香
佛香制作工艺
杂碎：见菩萨就拜
- 149 端砚：石头上开花
端砚制作工艺
杂碎：传万世而不朽的收藏品
- 156 手工造纸：传统造纸术在蔡伦故里绵延流长
传统造纸工艺
杂碎：手工造纸的出路
- 163 油纸伞：撑一把油纸伞走进岁月深处
油纸伞制作工艺
杂碎：油纸伞的宗教意味
- 169 后记 在民艺的殿堂里走来走去
- 174 参考书目

前言

雕刻渐行渐远的时光

我越来越觉得，众多古老的中国民间手工业，尤其是那些正在日渐消亡，甚至已彻底迷失于我们的日常视野之外而又承载着无数先人智慧的手工艺，都是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更有资格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

中国云南元谋人和北京山顶洞人住在洞穴里，靠采集与鱼猎维生。击毙山林中的狗熊，捕捉河沟里的缩头乌龟，用的肯定不是机关枪与鱼雷，而是以打砸加工后的石块或削尖了脑袋的竹木作为武器。这类粗糙而实用的简陋工具，算得上最原始的“手工艺品”了。指南针、火药术、印刷术、造纸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扬威于世界，可它们最初无一不是源自于手工的千锤百炼。即便已跨入科技高度发达

的21世纪，在中国，仍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坚持采用传统的古老工艺来做罗盘、造纸、印制族谱、制火药。

《三国演义》里，“桃园结义”的三兄弟，爱哭鼻子的刘备和脾气火爆的张飞都称得上地地道道的小手工业者。刘皇叔的看家本事是打草鞋和编草席，张飞则原本是个杀猪佬兼卖酒郎。至于关云长，双



■ 一位年轻漂亮的苗家女孩在织布。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人至今坚持亲自动手，用丝线编织华丽的衣裳，编织美丽的生活。



手抡起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耍得虎虎生风，我疑心他或许也曾是某行某业臂力惊人、肺活量大得很的匠人。

刘、关、张虽是历史人物，可他们的“个人简历”更多的只是留在小说里，难以当真。但白纸黑字进入了中国文化史籍的太多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却与手工艺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这就不能不信了。

捧出史书随意抖一抖，就可抖出不少好东西：华夏始祖轩辕黄帝在手工领域绝对是“多项全能冠军”，成衣、制靴、种植、毛织、制秤、弹棉花等五花八门的手工业均尊称他为祖师爷；儒家老大孔夫子还是愣头青时竟干过吹鼓手，他的师傅便是响当当的老子；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则是制扇子的高手，他由此被后人尊为制扇业的第一代宗师……

比懒婆娘的裹脚布还长十万八千里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里更是涌现出不少技艺挺不赖的手工匠人。仅有明一代就称得上“人才辈出”——永乐帝除杀人很在行外，还能将喇叭吹得滴滴哒哒响，其吹拉弹唱的水平显然胜过孔圣人；明熹宗朱由校更是技高一筹，小朱接了他老爸朱常洛的班当上皇帝后，很不务正业，治国安民的事甩手交给阉割了“小弟弟”的魏忠贤，自己整天躲在内宫里挥斧拉锯做桌椅板凳。朱由校的木匠活干得挺漂亮，堪称鲁班第二。精通木工活外，这位贪玩又无能的混帐皇帝又是九级泥工，拿起砖块砌墙砌得溜快。还有可怜的大清光绪帝，这位封建王朝的倒数第二位皇上，也能算半个工匠——他被慈禧软禁后，没事干时就拆散西方某国赠送的音乐钟，再根据中国民乐的旋律重新设计组装。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眼



■ 手捏泥坝，这是出现在民俗村里的一幕。当手工艺“明码标价”成为表演项目后，观众眼里就少了欣赏，多了淡漠。但借助艺术表演的方式将日渐消亡的老手工艺予以留存，不能不说是老手工艺得以传承，乃至发扬广大的一条有效出路。

竹器编织木器打造制茶做泥瓦箍碗罗盘
活字印刷剪纸佛香端砚手工造纸油纸伞



■ 少女坐在廊桥扎鞋垫。我斗胆一猜，她含羞低眉，手上一针一线密密缝，是为了给心上人缝制一双最厚实最温暖的鞋垫。她努力缝制的，是自己和心底的那个他甜蜜的爱情。

里，手工业原本属于地位低下者为之。可居庙堂之上的统治阶层，深宫内院的不少皇帝佬居然如此“情有独钟”，实在有点出乎意料。

在民间，手工业则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中国自古乃农业国，一直到新中国建国初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前，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大多类似。寒窗苦读力求踏上仕途乃人生第一目标；学而优则仕的希望破灭后，第二目标是学门手艺，勤学苦练做到技高一筹，因为手艺精也就衣食无忧；第三才是老老实实耕田种地，看天老爷的脸色行事。此外，不愿专门为匠的农民即使决心一辈子守候土地辛勤耕种外，也会力争掌握至少一门手工技艺，以此作为谋生辅助手段。相当多的农民都有

以下祖传意识：面朝黄土背朝天，完全靠侍弄土地耕种农作物，那是靠不住的。若逢上天仁慈，送来风调雨顺的好年份还好说；一旦碰上干旱洪涝年头，仅靠耕种很难摆脱忍饥挨饿从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若能拥有一门技艺在身，即便远走他乡也多了个求生门路，生活多了份保障。

农民学艺成风，使得古老中国的众多农庄村寨，都有“全民皆匠”的现象。学艺成功后告别农耕活动的专业手工匠人里，一部分仍扎根农村，另一部分慢慢进入了城镇。生活地域不同，相同点却都是凭手上功夫谋生。工匠中极少数技艺超群的优秀分子，最后成为“民间艺术家”。

费孝通先生撰写《江村经济》，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时间倏乎一晃过了70余年。《江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那些以手工劳作为主的“副业”，在当今中国，有的



已改头换面，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已销声匿迹，中国农村“全民皆匠”的盛况再也难现。尤为可叹的是，具体到某个手艺人身上，即便他有巧技绝艺在身，也往往没法施展其才华，没法靠手上功夫混到丰衣足食——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浪潮蜂拥而来，将众多传统民间手工业杀得“片甲不留”。越来越多的手工艺丧失了最后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家只能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在中国，诸多领域都有自学成才呼风唤雨的英雄好汉涌现，但相当一部分的手工艺却始终只能借助于师徒间进行“口传心授”的教与学，甚至手把手授艺的形式得以传承延继，发扬光大。

一旦断了这种传授的门径，许多高超的技艺就在掌握者离世后彻底失传——这种不

幸，如同大自然中动物界的食物链掉了某个“链条”脱了节，连力大无比的恐龙也难免死翘翘消失得一干二净。更为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手工业颇有点禅宗意味，禅宗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肚子里怀有绝艺的民间艺术家们也习惯于“不立文字”，老一辈的师傅们都是趁早尽可能地将技艺直接授徒或传予子孙，塞徒弟一本“教材”要他自己去啃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出现。从古至今，除先秦《考工记》与明代《天工开物》、清代《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寥若晨星的书籍有论述个别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內容外，很难找到其他“民间手工业完全手册”之类的文字资料……

正是眼睁睁看到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将中国民间小手工业冲击得七零八落，



■ 出现在《天工开物》里“织布图”，拿它跟至今还存在于少数民族地方的织布情形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时代的变迁，并没过多改变织布的工具和动作。

甚至很有可能出现传统手工艺“集体消亡”的无奈现状，对中华传统文化愈来愈兴趣浓厚的我开始了紧张兮兮地奔走。我希望通过不断行走，寻觅，借助文字与镜头的形式对民间传统手工业进行尽可能详细地记录，留存。

这种边走，边寻觅，边欣赏，边记录的写作，并非仅仅罗列一些行将作古的镜头，也非随意捡拾一堆破旧物件的碎片。倘那般，我不过是一个得了伪精神化的恋物癖的过路客，而非潜心浸淫在民艺与民俗殿堂的有心人。对于下一秒就可能彻底消失的民间手工艺，我的努力不只是以文图结合的形式去完成一本图书，而是努力发现、挖掘与力争揭示民间艺术真谛的过程，更是带着浓厚的抢救意识的行为。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实现几个目标：其一，尽可能详细地记录手工业的工艺；其二，挖掘手工业的经济与实用性之外，更挖掘它在文化、艺术、精神寄存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与“历史活化石”一样的价值；其三，揭示藏匿于手工活动表象之下的真实社会生活——对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渐行渐远，日渐式微而模糊的生活方式和细节进行精雕细刻。

像我这样的行走与写作，其实同样说得上是一门手工操作的技艺。我像一名老石匠挥舞铁锤与凿子进行深入浅出地雕琢，只是，我不是在硬冰冷的石头上，是在柔软而温暖的纸上刻录文字和图像。我期待时过经年，当某些民间手工艺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无处寻觅时，有人能从本书窥探一二。

打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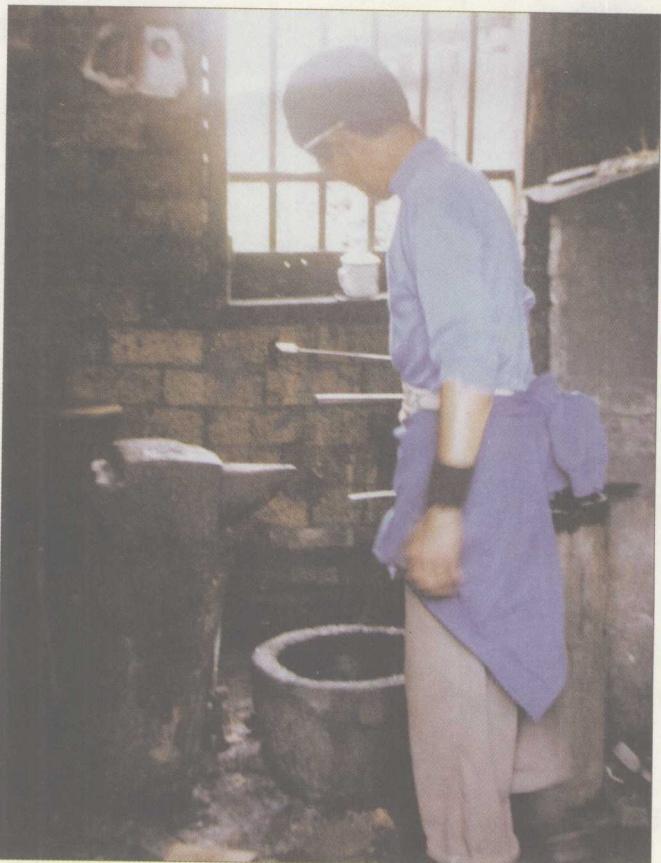
铁打的铺子，流水的时光

白米祠堂是湖南省益阳市洞庭湖边的一处小村落，这里是我的故乡。白米祠堂的匠人众多，但铁匠只有一个，大家都喊他“建斯文”，不管老少。我也喊他“建斯文”了。但我疑心原本该是“建师傅”，湖南人向来分不清“s”与“sh”，于是“建师傅”在人嘴里喊着喊着，慢慢变成了“建斯文”。

建斯文是个铁匠。看上去，他一点都不斯文。打铁是门力气活，斯文人哪干得了哉。

一个手拉式风箱（许多地方称“鼓风机”），大大小小数个铁锤，一个笨重的铁墩子，一个炉灶，长柄铁火钳一个，淬火用的盛水旧铁桶一个，短柄铁火钳多个……这便是铁匠铺子里的全部家当了。当然，支撑起一个铁匠铺的，还得有一堆冰凉的废铁。我在建斯文早已废弃的铁匠铺子里，见到了还残留在屋角里的少许铁片铁块铁锭，都生了一层细细的铁锈。

曾经，在中国农村，几乎村村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铁匠铺，而且往往建在村口，可见铁匠的地位比较“显赫”。“曾经”一词具体到某个年代，是19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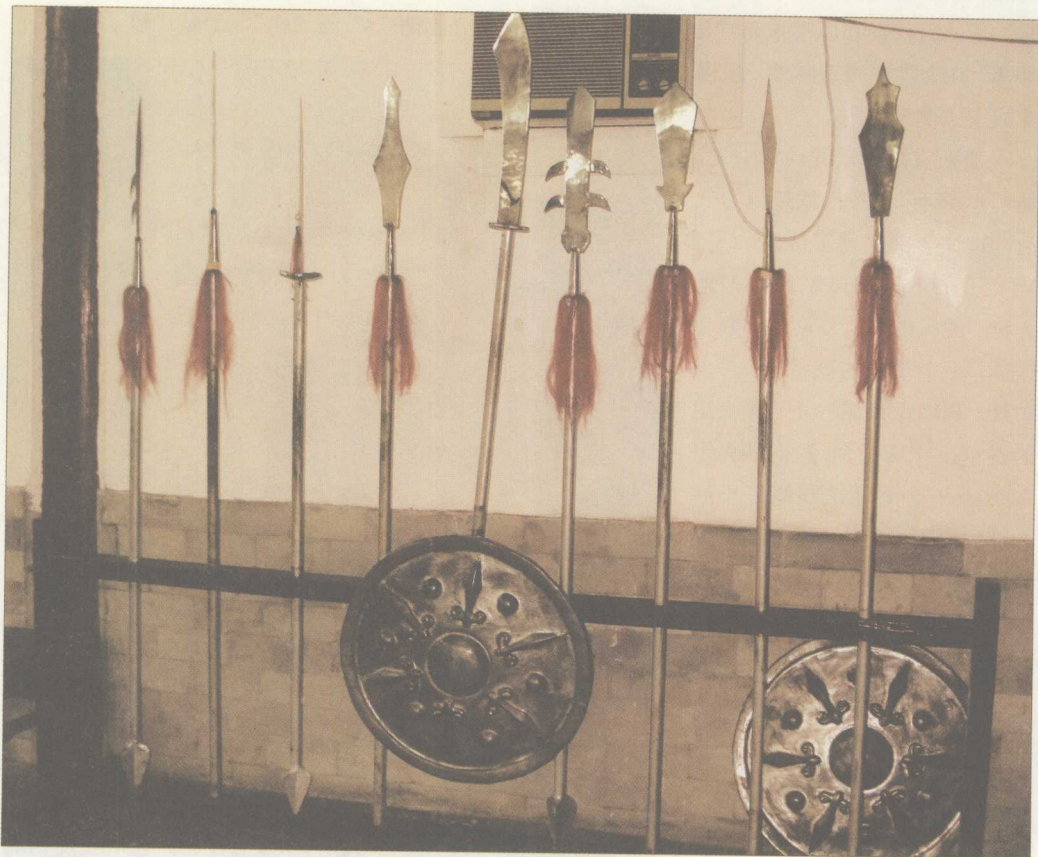


■ 简陋的乡村打铁铺里，铁匠夹起一块火红的铁件投入盛水的缸内冷却。此为打铁工艺之“淬火”工序。

1980年左右，那年头的中国农村；尽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农业现代化”始终是空中楼阁。除非大型农场，一般农村很难见到农业机械。农民握着过了千百年也没多少改变的原始农具耕耘在广袤的田野上。如，犁铧、铁锹、锄头、耙、禾镰。这些农具有轻有重，但不管握在手上的分量几何，它们在农民心里始终沉甸甸的，它们也全都是铁匠挥舞铁锤敲打出来的“产品”。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在中国农村，并非随便哪个农民都有资格去学某门手艺，并能在村里轻易开家手工艺铺子。建斯文的兄长是生产队的干部，上头，也就是公社一声令下，村村要有打铁铺，建斯文也就被兄长派去学打铁技术了。

学艺归来，建斯文的铁匠铺子建起来，其实，只不过是间10平方大小的土墙瓦



■ 曾几何时，铁匠铺在国家首脑面前，一定相当于今天的“军工企业”，受到格外的重视。热兵器未出现之前，图上这些冷兵器全来自于铁匠的狠揍猛打。



房子。建斯文守在铁匠铺里敲敲打打，全是为生产队忙活，产品不外销。没工薪可拿，辛苦一日，得到的是工分。一日工分是12分，胜过一个正劳力。虽然干的也是力气活，却能呆在屋子里，这远比在遭受日晒雨淋的露天劳动好。

偶尔，铁匠建斯文也会接点“私活儿”，偷偷摸摸的。我从深圳回到家乡与建斯文聊起那些逝去的年月时，有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始终蹲在地上旁听。扯到接私活，建斯文指指小伙子，说：“当年，你爹就常常去县城里收购点废铁来卖给我，而我打制了农具就悄悄请他拉到外村请供销社的熟人代售……”

小伙子点头：我晓得的，我娘过去曾跟我们偶尔提起，说有回我爹用板车拉稻草回村，悄悄在稻草底下藏了些收购来的废铁，结果还是被警惕性很高的大队干部

抓了。我爹因“投机倒把罪”被扭送到公社关了13天，要罚33块钱，结果把我娘喂养的一头猪给罚没了。我娘说她背地里抹了个把月的泪水。那头猪，原本是她花了足足一年时间，在完成国家的“任务猪”上缴后好不容易养大的猪，准备年关前杀了过大年……

建斯文点下头，喉咙滚动一下，再叹口气：“是啊，你爹你娘怕是到了今天一想起来还会难受。那年头，哪怕做5块钱的小生意也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行为。”

建斯文的铁铺一直到1981年才宣布为“私有”。那年，村里分田到户，原属于生产队所有“集体企业”，包括打米场、榨油坊、代购代销店等，一律以承



■ 挂在墙上的铁制农具，它们的主人，全进城打工去了。因为受到长久的冷落，全体“同仁”不约而同地决定一点一点生锈算了。



■ 一字摆开的镰刀。原本，它们是收割稻谷用的，可现在，它们变成了一堆废铁，被我精心摆到一起合影留念。现代农业机械进入中国农村后，不少原始的农具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打造铁制农具的铁匠铺也就日渐式微，最后难免走到关门大吉的地步。

包或直接卖出的形式交予村民经营。村里唯一的铁匠建斯文将铁匠铺“收归己有”了，最初是承包，两年后干脆以四百元买下该铺。

铁匠铺在建斯文的手上并没能欢快地响几天，农村分田到户后的形势变化得太快了。快得太多农民还没喘过气，回过神，已有了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翻天覆地的新气象！“春风吹，战鼓擂”的调子唱了多年，到这时才真正出现春风吹，战鼓擂，千军万马各显神通纷纷过河的景象——短短三五年过去，一个接一个胆大的农民撂下农具，洗净脚脖子上的泥开始明目张胆地“投机倒把”了。各种各样的小生意在农民手上蓬勃得风生水起。脑子活、门路广的建斯文当仁不让，从当年自己用来烧炉的煤炭下手，干起了贩卖煤炭的生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从长沙市煤炭坝煤矿购了煤炭往湖南省各县市以及邻近省份的县市狂销的“煤老板”里，“建斯文”的名字是喊得很响亮的其中一个。

因经营煤炭生意，建斯文“发”了。

发财后的建斯文冷落了打铁的那一套工具，也冷落了打铁的手艺，尽管他的铁匠铺子到今天也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站在老地方，没拆也没倒塌。建斯文的一个徒弟曾免租金在铁铺里经营过一段时期，没生意，就歇了业关了门。说是关门，门却没上锁，用根铁丝随便挂住两扇木门。推开门，累累灰尘之外，我能见到的还有屋顶破瓦缝隙间落下的寂寞阳光。

当我问起告别打铁生涯将近20年的建斯文，还有多少打铁的细节与技巧残留在他脑海里时，他已经只能含含糊糊乱说一通了。

说到打铁，我轻易想起一句老熟语：“铁打的江山”。此话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在老百姓的嘴里传来传去了，喻指江山很牢固，坚如磐石。而事实上，铁也会生锈，高高在上的皇帝佬儿若不争气，一味鱼肉百姓，那江山就没办法坐稳，恍如铁一般生出斑斑锈迹。正如铁打后再披金镶玉的“龙椅”，一旦锈坏筋骨，也会稀哩哗啦坍塌。

铁器打造工艺

1. 捡料

要打制器具，第一道工序便是挑捡铁料。这道工序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尽量节省烧料时的煤炭和锻打时间。好比说铁匠需要打制一把收割稻子的弯月镰，就先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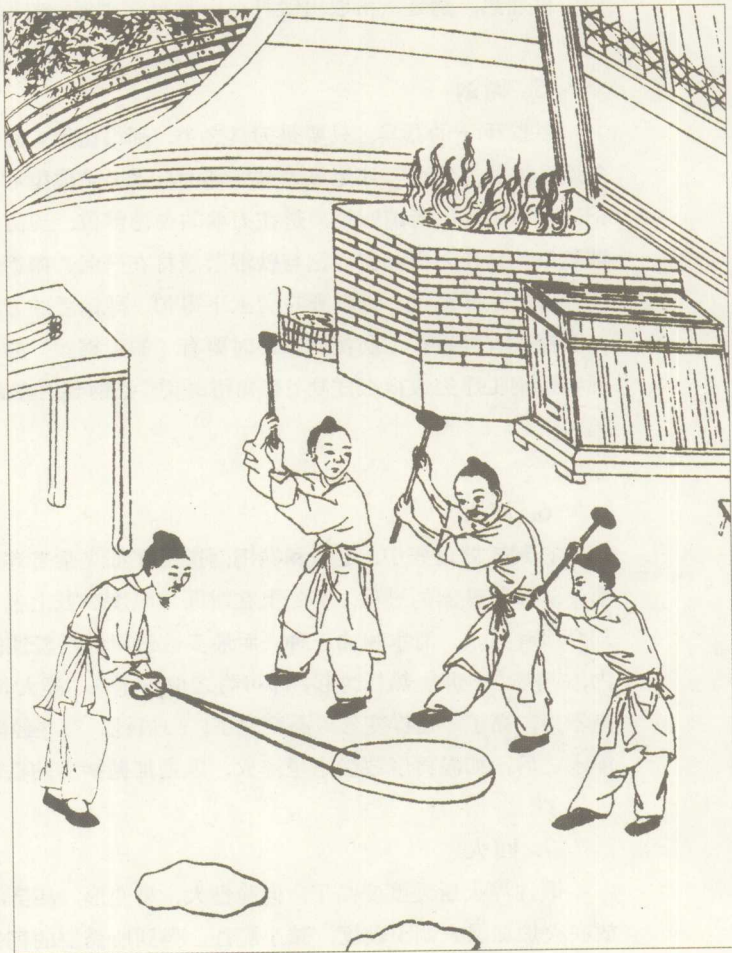
从铁料堆里捡一块足以打制一把七字锄的铁料喂到火炉去加热。捡料靠目测与手掂。目测就是用眼睛看铁料大小，手掂就是凭手掂量铁料的轻重。

2. 烧料

铁料捡好后，喂入炉塘里，立刻来回拉动风箱手柄鼓风烧旺炉火。铁料不断升温，渐渐由褐黑色转而暗红、艳红。铁匠手握长柄钳夹住铁料翻动，以求使之正反、内外均能充分受热，软化。

3. 锻打

铁料在炉里烧到一定温度，铁匠凭目测揣摩它可以敲打变形时，用钳将铁料夹到铁墩上，举锤敲打。若打制的是小件器具，铁匠一人就可用小锤反复敲打定型。若是大件器具，须得还有一人或两人、三人抡大锤轮流狠打。乡下人说“打铁”，估计就是从这道程序得名而来。锻打过程中小锤在需要加工的铁料上的敲、拖、点、碰、触等手法，宛如“提示语言”，抡大锤的人看着小锤的动作往铁料上使唤力气。手起锤落，无论是挥小锤（铁匠称“手锤”，由师傅把握），还是抡大锤（称“吊锤”或“甩锤”，一般由副手或徒弟把握），都要掌握手起锤落的准确度。所谓准确，一指力量准——下力轻，对定型无济于事，



■ 古人在打铁。这是好几个人一起上阵，齐心协力在拼命锻打一个盘形器件。

铁料会快速降温，得重新烧料；下力重，会严重走样。二指位置准——该打器具头，莫敲器具尾。等到器具已显模糊形状，大锤就该休息了，小锤轻敲慢打，叮叮当当，有点类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好的铁匠能敲奏出音乐的节奏。城里那些“重金属”乐队如能添点打铁的声音，或许会有意外效果。

4. 定型

锤下经受百般千般锻打的铁料逐渐失去火红的颜色和足够的温度，冷却到任你乱揍也几近于无动于衷时，铁匠将它重新喂入火塘里。再次拉动风箱鼓风，再次烧料。铁匠给器具定型是个反复的动作，取出烧红的铁料，紧敲急打，完善器具的棱角；再加热，烧红，再取出锻打……直至铁钳夹住打制的器具已初具成品模样。

5. 抛钢

铁匠手下的器具，只要是刀具之类，都得抛钢。而钢料下在刀具上的多寡与均匀度，往往成为顾客评定该刀具好坏的标准。给成型后的铁器抛钢有两种，一曰明钢，一曰暗钢。所谓明钢，是在刀具的关键部位，刀刃上用钢全部包裹了铁料；所谓暗钢，是在刀刃部位将钢与铁混杂敲打在一起。抛钢水平的好坏，可看出一个铁匠师傅的水平高低。钢料要在刃上下得匀，抛钢后的刀具要有好看相，大拇指在刃上对锋利程度进行“刮擦测试”时要有“如走钢丝”的感触，这三点掌握好了，就证明抛钢工序完成得很成功。有句俗语说“好钢要用在刃上”，即从打铁抛钢这一工艺而来。

6. 淬火

打制铁器过程中，定型和抛钢两道工序都夹杂着淬火这一工序。淬火看似是个简单的冷却铁器的过程，实际上在时间与温度高低上很有讲究。淬火时，常用的冷却介质有盐水、清水和油三种。而最多被采用的是普通的凉水。煅好的铁件放入水内，“哧啦”一声，热气腾起，即可将之取出水来。淬火时，须保持铁器的足够温度，高不得，高了，走样变形；温度底了，刃口钝。有些经验丰富的铁匠会在普通水里淬水之后，加温再度放盐水里淬火，以增加抛钢后的铁件的光泽度。

7. 回火

锻件淬火后硬度变高了，但脆性大，易变形，甚至出现细小裂纹。可将之重新放回火炉加温来调整硬度，减小脆性，得到所需要的韧性与塑性。